

灰色地带

HUISE
DIDAI

贿赂是一种非正常手段，可以用于一切有竞争的领域。商业贿赂更是无孔不入，表现形式也不仅仅限于金钱。形式千变万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获取正常竞争中得不到的非法利益。

张清海
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I247.5/1443

2007

灰色

HUISE
DIDAI

张清海
◎ 著

地带

中国
检察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灰色地带/张清海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 - 7 - 80185 - 772 - 9

I. 灰…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1157 号

灰色地带

张清海 著

出 版 人: 袁其国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 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 zgjccbs. com)

电子邮箱: zgjccbs@vip. sina. com

电 话: (010)68630384(编辑) 68650015(发行) 68650029(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6 开

印 张: 22 印张

字 数: 34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85 - 772 - 9/D · 1748

定 价: 29.80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张清海 1948年1月生，系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三级高级检察官。1973年开始文艺创作，已经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一百五十余万字。主要有长篇小说《英雄有泪》、《绝处逢生》。《英雄有泪》获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文学奖二等奖、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经剧作家张成功改编成22集电视剧《英雄泪》，由上海文广集团、上海蓝星集团、中国检察影视中心联合拍摄，现正在全国各个电视台陆续播出。《绝处逢生》获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文学奖二等奖。此外还有创作诗歌，如《焊条作笔抒豪情》、《特大喜讯传天下》等；杂文，如《吃二馍也在扫荡之列》、《无心插柳柳成荫》等；报告文学，如《反贪局长上任记》、《病魔熄不灭的生命激情》等；电视专题片如《检察官风采》、《奉献之歌》等。

此次出版的《灰色地带》是张清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第一章

美丽的滨海城市百花港的天空经历了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劫难”。

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漫天的黄沙就伴着吼叫的狂风横扫了整个市区。几天前还花团锦簇姹紫嫣红的百花港，顷刻间变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时间好像跨越了十几个小时，一下子到了黄昏。能见度极低，办公楼里破天荒地在“辰时”亮起了照明灯。路灯也首次在大白天闪烁起来。主要街道上，平日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流不见了，喧嚣的广告声和小贩的叫卖声消失了，除了行色匆匆的赶路人，只有穿着雨衣坚守岗位的交通警察。

上午十点，昏暗的天空当真下起了小雨，但落到地面的却不是水，而是黄豆大小的泥点。不大一会儿，行人、汽车、建筑物都变得斑斑驳驳，好像整个世界覆盖了一张巨大的金钱豹子皮。

临近中午，沙尘暴减弱为浮尘天气。满天的尘埃无声无息地降落，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怪怪的土腥味儿。清洁工人挥舞扫帚清扫着那些来自“远方大漠”的红尘，不时被呛得咳嗽连声。他们嘴上的口罩完全失去了洁白的本色，变得肮脏不堪，特别是鼻孔吸气的部位，完全成了两个或红或黑的脏点。

一阵汽车喇叭声过后，柏油路面上尘土飞扬，五辆解放141货车钻出弥漫的浮尘停在兴安岭市驻百花港办事处门前。一个瘦高的中年人从头一辆车的驾驶室跳出来，胳膊肘下夹个公文包，不紧不慢地走入办公楼。这人名叫封雨狂，是飞跃公司的副经理，他长相奇特，左眼大右眼小，眉、眼、口、鼻像猪腰子似的向一边收缩。特别是那张嘴，两个嘴角右低左高，别人都叫他歪嘴子。歪嘴子是这里的老客户，不打听不问径直来到办事处副主任苗祈雨的办公室。

苗祈雨正忙着，办公桌上堆满了红红绿绿的硬皮账册和薄厚不一



的记账凭证。她左手翻着账页，右手把算盘珠拨动得乒乓响，大概是为了节省时间，打算盘时，碳素笔也在食指和中指间夹着。到月底了，她在做资金平衡表。

看见封雨狂进来，苗祈雨放下笔礼貌地站起指了指沙发，示意客人坐下。

“货到了？”苗祈雨递给封雨狂一瓶矿泉水，随意地问道。

封雨狂揭开瓶盖儿，一扬脖子把水咕咚咕咚灌到肚子里，干渴难耐的样子真像从浩瀚的沙漠中刚刚跋涉出来。

“货到了？”苗祈雨又问一句。

封雨狂掏出手帕擦擦嘴：“到了。”说着，从公文夹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纸放在苗祈雨面前，“这是运单。”他指着收货人一栏，“请在这儿签字。”

“你这个人……”苗祈雨笑了，“你不知道我只负责财务？老客户了，以前货物签收你找谁来着？”

“王主任呀！他不在，我们刚刚通过电话……”

“王军怎么说的？”

“他说他血压又高了，高压近二百，刚在人民医院检查完，正在办住院手续。嗨……”封雨狂脸上现出惋惜同情的神色，咧咧歪嘴补充说，“血压一到二百就相当危险了，容易犯脑溢血呀，说完蛋就完蛋，这个字今天你得签，没准以后就得永远由你苗主任签了。”

王军是兴安岭市驻百花港办事处的主任，已经干了五年。前两年经济效益挺好，以后逐年下滑。去年，上级派苗祈雨当副主任。到任一个月她就发现王军打着办事处的名义做自己的买卖，赚了钱是自己的，亏了本就扣给办事处，办事处成了他王军的摇钱树。他还用办事处的资金为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私设账户。苗祈雨向兴安岭市内贸局反映了这些情况。局纪检组做了深入调查，对王军做出留职察看的处分。这件事若换了别人不判个十年八年也得开除公职。据说因为他是市长小舅子的小舅子，才从轻发落。挨了处分后，王军的身体就垮下来，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全犯了，经常往医院跑，见了熟人就捂着胸口龇牙咧嘴痛苦地呻吟，佝偻着身体，一副活不起的样子。不过，生意上他依然抓得很紧，特别是飞跃集团这样的大客户，他从不让别人插手。

“我的大主任，我的姑奶奶，你就别磨磨蹭蹭啦！快签吧！”封

雨狂催促，别看他嘴歪，舌头却相当灵活，“司机们从昨晚到现在，十八个小时水米未进，老肠子老肚子早闹腾上啦！你快行行好吧！”

“你们还没吃早饭？”

“我的姑奶奶，难道我骗你不成？昨天晚上六点从兴安岭起运，本打算今天早晨赶到百花港，没想到半夜里起了沙尘暴……”封雨狂信口开河地编着谎话，歪嘴喷出的唾沫星子四处飞溅，“大开着雾灯，能见度也不过二十多米，哪敢开呀？敢开也不行，前头后头都是车，只能慢慢吞吞向前挪，我们也不能从别的车顶飞过去呀！你看，都十一点半了，足足延误了六个小时，签吧，签吧！你就可怜可怜那些司机吧，老婆、孩子都在家等着呢！”

封雨狂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压在账册底下。

“你这是干什么？”苗祈雨抽出信封塞给封雨狂。

封雨狂绕个圈子到办公桌后边，把信封塞进抽屉：“王军这场病不轻，没准挺不过去，不死也得脱层皮，还能占着茅厕不拉屎吗？以后你就是主任，咱们打交道的日子长着呢，有什么运输活，还请苗主任多关照呀！”

“你要这样，这个字我就不签了！”苗祈雨厌烦地皱皱眉，取出信封扭转身摔在封雨狂脸上。几十张红色的百元大钞像好奇心极强的孩子，纷纷从信口探出头来，看信封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

封雨狂没想到苗祈雨如此无礼，心里暗骂：臭婊子，你狂吧！你哭的时候在后头呢！他强挤出几分笑容：“听苗主任的话音，我把钱收起来你就签字了？那好，好，我收回！”他连钱带信封胡乱装入衣袋，从桌子上捏起碳素笔塞到苗祈雨手中，“请主任签字吧！”

苗祈雨在运单上流利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封雨狂站在苗祈雨侧后，咬牙切齿地看着她签字，最后那个“雨”字刚刚写完，就伸手把运单抢到，动作麻利地塞进公文夹，得意而诡诈地笑着。这次是不加掩饰的真笑，不匀称的五官一起向右边聚集，歪歪的嘴角一直翘到耳根，仿佛是一朵盛开的狗尾巴花。

封雨狂心满意足地走了。

苗祈雨忽然感到自己似乎忘了什么事，但脑子的某个区域出现了空白，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叮咚！门铃响了。走进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

苗祈雨看见来人，愣了。来的是看大门的临时工常文。常文原是



<<<

Huise didai

水泥厂的车间主任，下岗后到办事处看门。老人责任心很强，上班就在门房，从不脱岗，从不到办公楼找人闲聊。常文和苗祈雨基本没什么往来，只是在门口相遇打个招呼。至于她的办公室，常文从未进过。

“常叔……”苗祈雨对这位和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老人很尊重，她下边的话是“您怎么来了？”或“有事吗？”但还没来得及出口就被老人打断了。

“丫头……”

听到这种称呼，苗祈雨心中滋生一丝不快，自己大小也是个副主任，你不过是个临时工，“丫头”该是你叫的吗？

“封雨狂是不是找过你？”常文情绪激动，音调偏高，语速很快，根本没注意苗祈雨脸色的变化。

“是呀！怎么啦？”苗祈雨漫不经心地回答，声音拖得很长。

“他是不是找你签字？在运单上！”老人追问。

苗祈雨心中更不舒服了：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办事处的业务也轮到你一个临时工管吗？她心里这样想，嘴上却没这样说。大小也是领导，怎么能跟临时工计较。

“常叔，您少操点心吧！你的职责在门卫！”苗祈雨用软钉子让常文碰，她觉得自己有点水平。

“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常文脖子脸涨得通红，声调更高，语气更严厉。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苗祈雨依然慢条斯理地拉着长声。

“到底是不是？你到底签没签？你说呀！”常文急得捶胸顿足，问话似出膛的炮弹，又快又急。

苗祈雨觉得自己副主任的尊严受到挑战，人格受了侮辱，无名怒火冲上胸膛。拳头砸在桌子上，随着“咚”的一响，人也腾地站起来：

“老常头，你别给脸不要脸！你是什么身份？是警察？是法官？你有什么资格审问我？过去我还纳闷呢，堂堂一个车间主任，水泥厂的骨干，怎么早早下岗了呢？今天我算明白了，因为你不自量力！目无领导！管得太宽！一个门房还搁不下你了，想干不想干？不想干说话！我明天就让你滚蛋！”

她的话尖利而刻薄，哒哒哒！像机关枪扫射。看着常文被抢白得脸色青一阵紫一阵，苗祈雨获得了胜利般的快感。

“别说啦！”常文怒吼一声。吼声是竭尽全力发出的，连天花板也震得瑟瑟发抖，“我告诉你，飞跃集团那五辆卡车，根本没进咱单位大门，沿花海大街径直开跑了！丫头！如果你在运单上签了名，你会想到这是什么后果”！

苗祈雨的脑袋像挨了一闷棍，轰的一声，地转天旋，刚才靠伶牙俐齿取得胜利的快感荡然无存。常文的吼声填补了她大脑中的空白，苗祈雨想起来了，签名前自己忘了核实那五车货物是否卸进自家的库房里。

嘭！房门被重重地关闭，发出闷雷般的响声。愤怒又无可奈何的常文，把满腔火气全发泄在这扇门上。

巨大的响声震撼得苗祈雨摇摇晃晃站立不稳，像脚下发生了九级地震。让她难以自持的当然不仅仅是一声门响，而是那被骗的五车货物。那车上装的是貂皮、人参、鹿茸和珍贵木材，价值是二百万呀！这么大的损失，这么大的责任，她苗祈雨赔也赔不起，担也担不了哇！

突如其来的灾祸使苗祈雨昏昏沉沉，但有一点是清醒的，那就是常文是好人。这位交往不深的老人从来没有求自己帮过什么忙，却像父亲待女儿一样关怀自己，危难时刻见真情，他头一次进自己的办公室，就是专门给自己报个信提个醒的呀！自己却不识好歹……苗祈雨鼻子一酸，两行热泪流出眼眶。她决定去追常文，感谢他、向他赔礼道歉、再求他想想办法。她看出常文涉世很深，趟过的河比自己走过的路还多，也许会有化险为夷、避祸引福的好主意。苗祈雨想，没准常文就是带着锦囊妙计来的，只是因为自己尖利、刻薄、粗暴的话语剥夺了他讲话的机会，他才气恼地离开。

苗祈雨刚要拉门，嘭地一声门开了。准确地说门是被人踢开的。门板上留有清晰的皮鞋印。

王军脸色铁青气势汹汹地闯进来。

“苗祈雨！你干的好事！”

苗祈雨奇怪了：王军不是病着吗？血压不是高到二百，已经相当危险了吗？不是已经住院了吗？怎么会突然到这里？她上下打量王军，没看出半点病态，连平常佝偻着的身体都挺直了。

“你的年龄不大，野心还不小！”王军扯大嗓门兴师问罪，“谁给你的权力？内贸局领导还没把我这个主任撤职，你就抢班夺权了？”

“不是你让我签的吗？”苗祈雨小声申辩。

“苗祈雨！你别红嘴白牙说胡话，猪八戒倒打一耙！你给我说清楚……”

这工夫，门口内外挤满看热闹的人。

王军扭脸瞧瞧，就用煽动的语言说：“不！你给全体职工干部说清楚，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把签收运单的权力交给你的！”

“你是通过封雨狂传话给我的……”

“笑话！”王军鼻子嗤一声，“我和封雨狂足有一个月没见面了！”

“你用电话和他讲的！你血压上去了，住着院……”苗祈雨自己也觉得辩驳无力，为了证明自己讲的是真话，她发了血誓，“是封雨狂亲口告诉我的，我要讲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出门挨车撞！”

哈哈！王军得意忘形地狂笑着。

他笑了好一阵，但没引起群众的共鸣，所有的人都阴着脸。在国家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候，人们的心都沉甸甸的谁还笑得出来？

王军意识到自己的笑声不合时宜，把欢笑强压到肚子里，掩饰道：“苗祈雨，我真没想到堂堂副主任头脑简单到这种程度，你那些幼稚的话把我都逗乐了。”

众目睽睽之下，苗祈雨无地自容，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王军一心想把苗祈雨搞垮搞臭，摇唇鼓舌，穷追不舍：“是封雨狂说谎？还是你苗祈雨说谎？我就不追究了，也没有追究的必要，我告诉你，天大的谎话也改变不了事实！我压根没去医院，就在办公室里等候卸货签字……”他面对围观的人群表白，“大家是知道的呀，我王军哪年哪月哪一天因为自己的病耽误过工作？反过来，现在通讯这么方便，要座机有座机要手机有手机，她苗祈雨不傻不呆，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这事里事外，能没猫腻吗？”

人群中有人喊：“别说没用的了！快报案吧！”

“对！对！报案，抓紧报案！”

“对，打110！”

苗祈雨听得出人群中的第一声是常文喊的，内心一阵温暖。这是老人看自己乱了方寸善意的提示。她赶忙抓起桌子上电话听筒，拨号……

王军跳过去，粗暴地按下音叉：“还报什么案，我早就报过了！”

苗祈雨拿着话筒，王军按着音叉，两人僵持不下。

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些骚乱，挤进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她打扮得不伦不类，上身是洗的发白的紫色西服，下身穿灰色百褶裙，臀部磨得发亮，光脚穿黑色旧凉鞋，十个肮脏的脚趾伸出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头发，顶上白四周黑，好像戴孝的人黑发上蒙一小块白布，显然是小半年没焗黑色油了。

真是烦恼事连着烦恼事，苗祈雨憋屈得快哭了。这老妇人不是别人，正是苗祈雨的老妈。

“妈！”苗祈雨心里正烦，话也没个好腔调，“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老妇人打个寒战，扑通跪在苗祈雨的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祈雨呀，我的好闺女，救救你妈吧！你妈没法活啦！”她脑子里只想着自己的事，完全没注意女儿的处境。

王军心里这个乐呀，他也顾不得按音叉了，伸出双手忙把老妇人搀扶起来，满脸堆笑，问：“大婶子，快别这样，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都是他这个吃人饭不脔人屎的东西！”老妇人回身一指。苗祈雨这才注意到老妈身后还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这男人身体肥胖满脸横肉，穿的邋里邋遢，白汗衫、黄短裤都失去本来的颜色，散发着汗臭气味。活像京剧《十五贯》中的油葫芦。

苗祈雨像吃个苍蝇那样恶心，厌烦地瞟了男人一眼，连个招呼也没打，无力地坐在转椅上。似乎他根本不存在。

这个男人是谁？苗祈雨怎么对他这个态度？这得从苗祈雨的家庭说起。苗祈雨的母亲苏敏是个小学教师。生父是铁路货场的理货员，十五年前在检方验尺时被滚下的圆木轧死了。两年后，一个理发员走进她的家成了她的继父。继父胡缙是个兴安岭市的“地癞子”，吃喝嫖赌抽无所不好，满身的坏习气，加上理发员工资低，四十岁还没娶上媳妇，经人介绍认识了苏敏。结婚后，两个人脾气秉性都合不到一起，经常吵嘴打架。最要命的是：胡缙看上了如花似玉的苗祈雨，变着法儿占继女的便宜。生活中一个门出出进进的，他时不时地借引子在苗祈雨身上掐掐捏捏。

一天晚上，苏敏去淘气的学生家访问家长，胡缙觉得机会来了。



他把半瓶烧酒灌到肚子里，仗着酒劲儿抱住正写作业的女儿按在炕上。当时，苗祈雨正读高中一年级，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有了判别是非的能力，也懂得贞操对女孩子的重要。她压根瞧不起胡缙这种没出息的男人，当然不愿把自己的贞操毁在他手里。苗祈雨又踢又咬拼命挣扎，哭哭叫叫呼喊救命。撕肝裂肺的哭叫招来了街坊四邻，也招来了派出所的警察。

胡缙的美梦破灭了，慌忙系上裤子，打开被砸得嘭嘭乱响的房门。

“你在干什么？”警察厉声问。

胡缙早把谎话编造好了：“我在管教孩子！”

“管教孩子？”警察满脸疑惑。

“是的……她偷了我的钱！”

“孩子，别怕！”警察看看蜷缩在炕头瑟瑟颤抖的苗祈雨，鼓励说，“告诉叔叔，究竟是怎么回事？”

胡缙唯恐苗祈雨讲出真相，瞪着眼睛，恶狠狠地恐吓：“下次再偷，我拿菜刀砍断你的手！”

“你别乱插嘴！”警察制止胡缙，和蔼地说，“孩子，你实话实说，叔叔为你做主”。

苗祈雨被胡缙颠倒黑白恶语中伤气的嘴唇哆嗦，抬起朦胧的泪眼，看看禽兽不如而又面目狰狞的继父，再看看和气可亲的警察，鼓鼓勇气要把实情讲出来：“你是什么样人，四邻的叔叔婶婶谁不知道？有一毛钱也得让你喝了！赌了！抽了！”

她没用“强奸”二字，少女的羞耻心使她还不敢用这个刺激性极强的词汇，她否定了自己偷窃，暗示了胡缙的兽行。

“祈雨！你咋这么不懂事！”苏敏闻风赶回家来，看见满屋子的街坊邻居和派出所的警察，看到炕上凌乱的被褥，看到声泪俱下的女儿，立刻猜到一定是丈夫干了见不得人的事。这个小学老师遵循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想把大事化小。她清楚，一旦丈夫因强奸罪被判刑入狱，这个家也就彻底完了！在丈夫和女儿的激烈冲突中，必须先为丈夫掩过饰非，逃避法律的追究，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家庭的完整。

“你怎么没拿过大人的钱，上个月，你还从我钱包里拿了十块呢！没大没小的……”苏敏撒谎为胡缙的谎话佐证，完全不顾女儿的感受。

苗祈雨停止了啼哭，惊恐地睁大眼睛紧盯着苏敏，嘴张得盆口般大，面部神经似乎麻痹了，雕塑般一动不动。苏敏的话在她的心窝上深深地捅了一刀，对她的伤害比胡缙的兽行还重。在学校她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现在，接连两盆污水泼到自己头顶，而造谣诽谤者中居然包括她的亲生母亲。她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垮塌了！

屋内寂静无声，空气都凝固了。许久，苗祈雨才哇地哭出声来，竭尽全力喊一声：“你还是我的亲妈吗？”嚎啕着跳下炕，冲出人群，冲出房门，冲进茫茫的黑夜，连鞋都没穿。

苏敏傻了眼，急忙间还没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目瞪着女儿的影子消失在夜色里，心里着急却硬撑住面子骂：“该死的，看你能跑到天上去！有本事不要回来！”

“爸爸！爸爸！我想你呀……想你呀！”苗祈雨哭叫着奔跑着，脚下坑坑洼洼，周围怪影鬱鬱，“你不该走的那么早……你不该扔下我一个人，没人疼，没人爱……挨欺负，受凌辱……活受罪呀！你女儿好可怜好可怜……”

跑着哭着，一脚踢上个冰凉坚硬的东西，苗祈雨来不及弄清是石头还是砖块，就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剧烈的疼痛迅速由脚趾传遍全身。

警察叔叔追上来扶起苗祈雨：“孩子！听话，先跟叔叔回家……”

“撒手！你撒手哇！”苗祈雨拼力甩动胳膊，“我不回家，我找爸爸，我去找爸爸！”

“你爸爸在哪？”

“她爸爸早死了！”一个后撵上来的邻居大婶说，“她亲爹要是活着，能让孩子受这么大的委屈吗？有后爹也就有了后妈呀！”

“松手！松手！我去找我爸。死！我也要死在我爸爸坟墓上啊！”苗祈雨挣不脱警察的手，拼命歪楞着身体向北方，北郊的山坡埋葬着她最亲的人。此时，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右脚拇趾趾甲已经被石头掀掉，鲜血把袜子全染红了。

不知是同情她的遭遇还是拗不过她的固执，警察最终妥协了，和那位大婶搀扶着苗祈雨上了北郊的坟地。苗祈雨张开臂膀扑向爸爸的坟头，像幼时拥抱着爸爸温热的身躯，声泪俱下地把满肚子的委屈向最亲她最疼她最爱她的爸爸述说：“爸爸，你听见吗？胡缙不是人，



是披着人皮的野兽，他变着法的欺负你的祈雨呀。今天，他不知廉耻硬要祸害你可怜的祈雨呀……妈妈，也不是你活着时候的样子，不再慈爱、不再善良，为虎作伥，帮狗吃屎，竟屈赖你女儿偷……我没法子活啦！我也不想活啦！”她确实不想活了，她要追到另一个世界里享受父女的亲情。

苗祈雨说透了哭够了，眼睛一闭跃起身歪着脑袋撞向坟墓旁的山崖。警察宽厚温暖的胸膛挡住了她，大婶温柔纤细的素手抱住了她。

大婶被感染了，哭着摸挲苗祈雨的脸庞：“闺女，你可得往宽了想，今后的路还长着呢，人一辈子不容易，谁还没个沟沟坎坎呢？”

警察被激怒了，拳头攥得咯咯作响：“苗祈雨，你继父胡缙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犯罪未遂，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政法机关不会放过他的！”

当晚，苗祈雨就留宿在派出所，那位警察请来法医为她治疗脚趾创伤。

第二天胡缙就被公安局拘留，但他昧着良心不承认有奸污苗祈雨的企图。案件不大，但很棘手，因为只有被害人的指认和邻居们提供的证据，很难认定胡缙强奸未遂。那年还有收容审查的政策，便以虐待家庭成员的罪名把胡缙由拘留所转到收审所关了三个月。

苗祈雨再也没回那个让她遭受屈辱的家。经公安机关和她就读的高中协调，她被安排到学校住宿，和一名单身的女教师住在一起，直到她考上大学。上学费用由她父亲留下的抚恤金支出。大学毕业后苗祈雨被分到内贸局工作，她主动要求派驻外地，曾在深圳办事处工作两年，去年到百花港办事处。

一晃八年。苗祈雨和她的家没有任何来往。今天，在苗祈雨愁眉不展的时候，苏敏、胡缙添乱来了。

苏敏指着胡缙的鼻子，哭天抹泪地述说：“这个东西每天正经营生不干，除了喝酒就是要钱，家里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值点钱的东西全让他给折腾光了，这还不算，天不亮就来人砸门讨债，哪天都有七八拨儿的……”

王军感兴趣地问：“大叔！你欠人家多少钱？”

胡缙耷拉着脑袋回答：“不多，彪子八千、气卵子一万二、老狼一万三……加一起也就四五万吧！”

“啊呸！”苏敏轻蔑地撇撇嘴，“尽放轻巧屁！四五万还少？你是

能赚一分还是能赚一毛，不全靠我那点退休工资养活你！”

王军刨根问底：“大叔，您是哪个单位的？”

“我……我下岗了。”

“什么下岗？”苏敏为讨好女儿，丝毫不给胡缙留情面，“他被公安局收审过，早就被单位开除了！”

王军从被留职查看时起，对苗祈雨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千方百计搜集苗祈雨的各种信息，包括家庭、历史、社会关系、个人隐私等。听了苏敏和胡缙的述说，王军暗自高兴，他看到了苗祈雨和家庭的裂痕，也看到胡缙这样的地癞子是个有用的人物，在打击报复苗祈雨的斗争中有可能成为一发重磅炸弹。他不再追问了，琢磨着怎样把苏敏和胡缙留下来。

雪上加霜，伤口抹盐。苗祈雨的心口隐隐作痛，感觉告诉她这次又是大祸临头了。她泥塑木雕般地呆坐在转椅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苏敏、胡缙，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苏敏为了唤起女儿的同情，拿出她多年教学练成的本事，绘声绘色地闪烁其词，把事态描述得十分严重：“祈雨，你是没看到呀，那些讨债的还拎刀子提棒子，各个都像催命鬼凶煞神似的，一句话不顺耳，抬手就打人，你们看看……”她掀起胡缙的衣襟，指着胡缙肚皮上一块带血的纱布，“这就是前天那个外号叫气卵子的给捅的呀！我的妈呀……这么长的三棱匕首扑哧扎进去了，那血呀……我当时就吓昏了！”

“什么？他们还敢动刀？”王军张大嘴巴表示震惊。

“动刀算啥哩？人家还有枪呢！”苏敏摇唇鼓舌趁热打铁，“那气卵子满眼凶光，临走扬言，——胡缙，今天不过给你放点血，给你点颜色，老子再宽限三天，到三天不还，老子就放气了！”

“放气？那就是要命呀！”王军戏演得和真的一样，神色惊慌地说，“人活的就是一口气，不得了，不得了！”

“是呀！祈雨，我的闺女呦，你说这家还能待吗？还敢待吗？呜呜……”苏敏哭得更伤心了。

苗祈雨还没开口，王军抢着说：“大婶子，你就放心吧！咱办事处再小，也有你们二老住的地方。苗主任，你宿舍旁边那间待客室不闲置着吗，就让二老到那儿凑合几天，然后把工具室腾出来，中间加道间墙，外边当厨房，里边搭铺炕……”



<<<

Huise didai

“王主任，这样不好吧……”苗祈雨不同意，想回绝王军。

“这没什么，别人假如有意见，我去解释！”王军态度坚决，“就是单走门，与你宿舍不连着，一家人走两门……”

苏敏已经看出王军的身份，不失时机地说：“让王主任费心，谢谢你了！”

王军眼珠转了转对苏敏说：“大婶，您不少天没见到苗主任了吧，大老远赶来，和闺女好好唠唠。”又皮笑肉不笑地冲苗祈雨说，“苗主任，你们娘俩谈着，我领大叔去待客室。大叔，咱们走！”

五卡车、价值二百万的货物被骗的消息不啻于一颗炸开的原子弹，兴安岭驻百花港办事处的干部、职工、家属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了！二百万对于一个大企业也许是九牛一毛，但对于这个算上临时工才二十几人的小单位就是个天文数字。办事处开设至今，效益最好的年头盈利不过五十万，去年盈利仅仅六万。二百万的巨大亏损意味办事处彻底垮台！即使勉强维持着，今后十年八年也别想翻过身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经营效益和每个人、每个家庭息息相关，大家都是从事处领工资、拿奖金，靠办事处吃饭哩！二百万被骗，老婆孩儿的日子怎么过呀！

上班的扔下手头工作，休班的推开麻将、棋盘、扑克牌，连家庭主妇们也没心思洗衣服、做饭了。人们仨一群俩一伙议论着、叹息着。议论中免不了掺杂一些个人的推理或猜测，加上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蛊惑推波助澜，这件事变得和地震海啸一样可怕，似乎世界的末日降临了。

苗祈雨是事情的始作俑者，自然成了人们议论猜测的对象。有人说她精明得汗毛都是空的，怎么能干出这种傻事，一定另有缘故；有人猜测她早和封雨狂勾结上了，拿了百分之十的好处；有个叫王三旺的清洁工说，他亲眼看见封雨狂把一个装钱的大信封塞在苗副主任办公桌的抽屉里。

王军领着胡缙从人圈子外经过，听见王三旺的话后，他让胡缙等着，自己挤进去插嘴：“你是怎么看见的？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

王三旺看看王军严肃的脸认真地回答：“主任，我又不是嘴巴没毛的二杆子，再说苗主任也没把我孩子扔井里去，我干嘛红口白牙编假话糟践她呀？”

王军眼睛瞪得溜圆：“王三旺，你难道听不懂中国话？我问你是怎么看见的？”

“我……我是扒窗台看见的……”

“好哇！你上班不好好干活，专扒领导窗台……”王军斥责道。

有人揶揄地说：“三旺，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扒女人窗台……花心还不小啦！”

“是不是看苗祈雨漂亮啦，想当吃天鹅肉的癞蛤蟆？”

哈哈……沉闷的空气中荡漾起稀罕的笑声。

王三旺的脸臊红了，结结巴巴地解释：“开、开什么……玩笑，我、我是擦拭窗台的沙，沙尘土哇！谁不知道今天闹沙尘暴！”

“三旺！信封里装的是什么？”王军刨根问底。

“谁知道哇？我又没长透视眼。”

“那信封多长？多宽？多厚？是一般信封，还是档案袋？”王军穷追不舍。

王三旺被追问得不耐烦，敷衍地比画着：“有这么长这么厚……”

“哎呀妈呀！”人圈中有人惊叫，“有砖头那么厚，要是老头票，得有五六万吧！”

“不止！那里边没准还夹着什么信用卡、代金券什么的……”

“对！还有存单、存折、转账支票……”

红了眼睛的人、气懵了的人凭着自己的臆想猜测信封里的含金量。五万、十万、二十万……逐渐接近“市场”上百分之十的回扣率。人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愤怒的情绪逐渐膨胀，几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的嘴巴不那么干净了。

“狗娘养的！”

“吃里扒外的狐狸精！”

“利欲熏心的卖国贼！”

“方才，她苗祈雨还起誓哩！没准真的天打五雷劈！”

人们气愤填膺咬牙切齿地叫骂着，毫无忌讳。

“你们小点声！”王军压低声音朝胡缙的方向努努嘴，“小心让人家听见！”

“怕什么！我还愿意让他听到哩！”一个外号叫二虎的年轻管库员摆出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跳着脚冲着胡缙的方向：“老苗家人听着！苗祈雨缺大德啦……”